

《天涯》创刊十周年纪念册

天涯之夜 李西闽

纸人 周德东

纸人

《天涯》创刊十周年纪念册

电话错了 老猫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电话错了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
莲蓬鬼话卷
夜夜读点异故事

朴素 主编

《天涯》创刊十周年纪念册

替罪羊 老家闹怪
妖风聊聊

自拍死亡录像 韦一

电话错了 老猫 电话错了 老猫
解剖李昇 妖风聊聊

三更书院 七根胡

三更书院 七根胡

婴骨坟场 庄秦

替罪羊 老家闹怪

三颗金纽扣 鬼马星

凶宅 纳蓝天青

替罪羊 老家闹怪

瘦身秘方 鱼十三

猫记烧烤店 猫十八 猫记烧烤店 猫十八

阅览室 莲蓬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 莲蓬鬼话卷
夜夜读点异故事

替罪羊 老家闹怪

凶宅 纳蓝天青 凶宅 纳蓝天青
电话错了 老猫

妖风聊聊

夜行快刀

三更书院 七根胡 三更书院 七根胡

婴骨坟场 庄秦

玩具 高立刚

猫记烧烤店 猫十八 猫记烧烤店 猫十八
纸人 周德东

瘦身秘方 鱼十三

自拍死亡录像 韦一 自拍死亡录像 韦一

广东 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莲蓬鬼话篇：夜夜读点异故事 / 朴素主编. —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454-0151-6

I.天… II.朴…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8868号

出版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发行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程家庄村西)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89 000
版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0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54-0151-6
定价	60.00元 (全三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屠朝锋律师、刘红丽律师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 总序

10年天涯：见证网络如何文学

□ 朴素

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已经接近上帝，一篇小说一首诗歌就能招引全国人民的目光。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如今再去重温，只是记忆里的前尘旧影，仿佛有些“白头官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然而网络破土而出，文学在网络中又找到了知音，于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网络文学花开遍地，涌现出一大批的知名写手，譬如慕容雪村、王怡、心有些乱、小舌头、雷立刚、恭小兵、十年砍柴、李傻傻、李寻欢、步非烟、萧鼎、宁财神、西门大官人、赫连勃勃大王等。

网络天然的自由主义倾向很适合文学的内在要求，故而网络与文学可谓一拍即合。网络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自由表达的世界。发表的自由、拒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在网络上得到了在传统媒介里无法想象的发挥。网友常说某论坛水深，水深意味着自由言说的力度。为网络文学带来表达自由的，除了媒体的技术因素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匿名性”。

正是凭借这种匿名性带来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网络写手

没有任何顾忌，得以自由地书写，自由地发表。毫无疑问，这一高度自由的电子虚拟空间给写手们一个表现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最好空间，他们在这里可以尽情拾起或重塑被日常生活、社会角色所压抑、限制了的一部分自我。但成也“匿名性”，败也“匿名性”。“匿名性”带来了写作的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写作的泛滥（即垃圾性文字的大量产生）。在一个谁都可以写作并发表的网络时代，其作品的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经过再三的阅读与选择，一些精彩的网络文学作品被编辑成三本书，像一种因缘汇聚在一起，让拾到吉光片羽的我们深为惊讶，知道这个网络江湖还有温暖人心的文字在流淌，还有冷静客观的文字在批判，还有风花雪月的柔情文字在诉说。譬如“舞文弄墨”里花样百出的先锋小说，譬如“煮酒论史”里堂堂正正的历史戏说，譬如“莲蓬鬼话”里的妖狐鬼事，这一切都与“腐朽”的传统文学拉开了距离，一种更为贴近当下的写作在网络上涌现出来，而这一趋势在天涯社区尤为明显。

许多人认为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文学卡拉OK”、“文化快餐”，并不指望网络文学能够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不能否认，网络写作将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是否就意味着网络写作永远只是“一次性消费品”，永远难以修成正果呢？我以为尚待商榷。看一看传统文学，其实一样是大量的泥沙和涂鸦之作充斥着各种报纸与杂志的版面，但这并没有影响传统文学构筑起辉煌的历史。网络文学创作具有民间性，它的作品在流通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随时都可能被浏览者加以评述、修改、补充，这种变动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的“说话”、“讲史”，网络文学能

否在电子赛伯空间重演历史上有过的辉煌？一种可能性昭示着我们。而如何把握这种可能性正是当务之急。

网络文学是一个新生物，所有的缺陷在时间的冲洗下可以慢慢解决。网络文学的未来绝对是光明的。事实上，本质上的写作就是指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写作。网络文学得天独厚，它在各个方面对传统文学的颠覆都预示了网络文学的生命力。从天涯社区来看，此10年间已经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他们的成长已经证明了网络文学开始走出草创期间的幼稚阶段，预示了文学乃至思想的另一种可能。他们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创作让人耳目一新。

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的开篇就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千百年来，随着时代风气的交相变幻，每一个时期的文学都会因此产生不同的特点，而且互有更替，富于变化。“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也。现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已经产生。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发展有赖于参与者的文化水准的提高，对网络文学的提升便有赖于一大批的高水准的网络写手的加盟。从目前来看，其前途无疑是光明的。但网络同时也突显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精神症候，即随意涂鸦、过度损耗以及由此导致的普遍倦殆，这一切无疑让我们警惕。没有人能够阻挡网络文学的行走，网络文学的成败在于网络自身。问世间，谁是真正的英雄？在一个传统文学已经腐化的时代，网络文学有可能成为文学、思想的又一次生发点。

在网络虚构，在别处生活。网络写手各有各的精彩生活，他们在网络虚构，强调了自身的言论自由与发表自由，共同构筑了我们虚拟的网上家园。在对网络文学“陌生化”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虚

拟世界一束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让读者沉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网络强调了虚构的力量，并把这种虚构的力量放大到极致，网络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说教无关，就与神圣无关，它以自始至终的疑问方式召唤着所有人的参与。

天涯社区上的文章可以说是“个性化的复调”，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能见到作者本人的喜怒哀乐。无论是写手的人生独语还是学者的思想体验或者是普通网友的民间话语，皆能有感而发，笔端凝注着对现实的思考；纵然是古旧的历史研究，依然折射着现实的锋芒。如此，这个世界上也就有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漂亮文字。其中许多篇目值得一读再读，乃至百读不厌，相信可以经得起时间的大浪淘沙。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会消失，但真正的文字永不会消失。这样的文字在人心深处沉淀下来，如春风化雨，改变了我们单薄的思想。

网络写手有自身的优势，他们的写作题材一般在四个方面：一是青春言情类，譬如三十的《和空姐同居的日子》、《下班抓紧谈恋爱》，赵赶驴的《赵赶驴电梯奇遇记》等，都是以纯情的恋爱故事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二是奇幻武侠，譬如萧鼎、步非烟等，步非烟开创的“华音阁”系列，气势极大，文字也优美华丽。另外凤歌的《昆仑》影响也不小。三是鬼话，作家众多，譬如燕垒生的《道可道》、一枚糖果的《爱情心怀鬼胎》、tinadannis的《冤鬼路》、纳兰元初的《断龙台》、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等。四是历史传奇，譬如十年砍柴的《闲话水浒》，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赫连勃勃大王的《华丽血时代》等。众多的天涯写手以10年的沉淀，见证着中国网络文学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的每一个阶段。正所谓“要想了解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动向，不上天涯社区就无法发言”。

目录/Contents

纸人/周德东	1
玩具/雷立刚	21
婴骨坟场/庄秦	32
瘦身秘方/鱼十三	61
夜行/快刀	69
阅览室/莲蓬	87
水塔之夜/李西闽	103
三更书院/七根胡	110
恶魔香水/恶魔丁天	125
解剖/李异	135

- 说出去就会死/大袖遮天————— 142
- 自拍死亡录像/韦一————— 161
- 妖风/聊聊————— 168
- 猫记烧烤店/猫十八————— 198
- 电话错了/老猫————— 208
- 给我你的身体好吗/残翅凤凰————— 222
- 凶宅/纳蓝天青————— 237
- 替罪羊/老家阁楼————— 250
- 三颗金纽扣/鬼马星————— 256
- 空屋/小僧————— 284

纸人

>> 周德东

有两种可能：第一，有人抱走了那具纸人，又把其他纸人重新摆放整齐；第二，那具纸人自己爬了出去，另外的纸人都动起来，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坐了一天晃晃悠悠的火车，李中心带着张娉到达了西安。

三个月前，李中心和张娉在网上相识，不久，他们见了面，互相感觉都挺好，迅速坠入爱河。不过，这次李中心带张娉来西安并不是旅游，而是找一个人。

这个人李中心的另一个网友，网名怪怪的，叫“兽医”，喜欢研究《周易》。昨天，李中心和兽医在QQ上聊天，她突然对李中心说：明天是14日，你有断头之祸。如果想免灾，务必来西安，我与你面谈。

巧的是，张娉老家也是西安人，她到北京发展还不到半年。

她知道这件事后，先问兽医是男是女，得知对方是女人，坚决不让李中心去。李中心很坚持，他的内心对这个神秘女人很信赖——有一次，兽医曾给李中心算过一卦，说他去年遭遇过一点挫折，脑袋受了伤。去年6月份，李中心真的出过一次车祸，脑袋缝了12针……

最后，张娉拗不过李中心，只好陪他一起来了。

对于李中心来说，西安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青色的墙，青色的天，青色的雨……显得十分阴郁。

由于张娑不想让家里人这么早就知道她和李中心的关系，就没有带他回家，两个人住进了宾馆。安顿下来之后，已是夜晚，张娑带李中心出来吃饭。

张娑问：“你知道她真名叫什么吗？”

李中心说：“不知道。”

张娑说：“你连她真名都不知道，就这么相信她？万一有诈怎么办？”

李中心笑着说：“我见到你之前，也不知道你真名啊。”

张娑说：“而且，她连电话都不告诉你，只有一个地址，这也太离谱了。你知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李中心说：“她说过，好像是做兽医的。”

张娑：“你把那个地址拿来，我看看。”

李中心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她。上面写着：纸村14号。

张娑皱着眉头说：“我是在西安长大的，根本没听过这个地方！”

李中心说：“她说在北郊。”

吃完之后，李中心拦住一辆出租车。

“师傅，你知道去纸村怎么走吗？”

“没听过。”司机说完，一踩油门就走了。

李中心看了看张娑。张娑说：“怎么样？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

李中心说：“我们到了北郊再打听吧。”

张娑说：“肯定找不到。”

两个人来到北郊时，天已经黑下来。

一路询问，他们终于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找到了纸村14号。

这是一个临街的平房，挂个牌，黑底白字三个字：寿衣店。

李中心愣住了——原来，这个女人说的不是做“兽医”，而是做“寿衣”！

张娑似乎有些排斥这个屋子，拽了拽李中心的衣角，使劲摇了摇头。

李中心嘴上说没什么事，眼睛却不停地朝屋里瞄着。终于，他走上前，敲响了门。

没人应。

李中心又使劲敲了敲，里面终于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谁呀？”

李中心说：“兽医在吗？”

里面说：“不在。”

李中心说：“我是她的朋友，北京来的。”

里面静默了半晌，说：“进来吧。”

李中心正要走进去，却发现张娉站在原地，双眼透着恐惧，使劲朝他摇脑袋，意思是：她不进去了。

李中心走过去，说：“怎么了？”

张娉小声说：“我……害怕这样的地方。”

李中心说：“有什么啊，我们问一问马上就出来了。走。”

他拽着张娉的胳膊，和她一起跨进了寿衣店。

屋里有一个很瘦的光头男子，正坐在竹椅子上扎纸人。那个纸人和正常人一样大，脸朝下趴在他的怀里，框架有了，上半截身体也有了，他正在给它糊一条腿。这个光头男人抬起眼睛，戒备地打量了一下李中心，又盯住张娉看了一会儿，接着低下头，继续糊那个纸人。

店铺里还出售花圈、寿衣、骨灰盒之类，或黑或白，看起来怪兮兮的。只有纸人的嘴血红血红。一般说来，祭奠用的纸人都比较小，而这家寿衣店摆放的纸人都有五尺高，任何人看着它们心里都会感到不舒服。更奇怪的是，每个纸人都只有一条腿。它们似乎在看着你，又不像在看着你。

李中心说：“我和兽医是在网上认识的。她住在这里吗？”

光头男子头也不抬地说：“我是她老公。”

李中心有些尴尬，说：“她约我今天来，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光头男子阴阳怪气地说：“秘密？在网上不可说吗？”

李中心说：“她说必须要见面谈，我就来了。”然后他指了指张娉，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光头男子抬起头，又一次仔细地看了看张娉，这才说：“她有事，今天不会回来了。即使回来，也要很晚。你们明天再来吧。”

李中心问：“她有手机吗？”

光头男子似乎对这句话很恼怒，瞪了李中心一眼，说：“她的手机放在我这里。”

离开时，李中心把他住的宾馆电话写在纸条上，对那个光头男子说：“她回来的话，请把这个转交给她。谢谢。”

离开纸村14号，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李中心和张娑没有坐车，慢慢朝前走，似乎心情都不怎么好。

“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娑很不满地。

“我也感觉这个兽医有问题了……”

“换了我，根本就不会来！你早该想到，她连个电话都不告诉你，很可能放你鸽子！”

“我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难道她还有其他阴谋？”

“我们别谈她了。”

“好。我带你去看看城墙吧。”

“没心情。”

“那我们回宾馆睡觉。”

李中心慢慢回过头，朝那条黑乎乎的小街望了望，忽然说：“我们再回去看看？也许她回来了……”

张娑说：“我们离开不到10分钟，不可能那么巧！”

李中心说：“试试，如果她还不在，我们就回去，明天我们就坐车回北京，再也不找她了。”

张娑深深地看了李中心一眼，说：“我看你是被她施了催眠术了。”

李中心说：“她说过，我必须14日跟她见面，不然就晚了！”

两个人回到纸村14号，里面依然亮着幽暗的灯。李中心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趴在窗子上朝里看了看，那个光头男子竟然不见了，出现了一个女子，她坐在竹椅子上，也在糊纸人。

“她回来了……”李中心轻声说。

张娑站在挺远的地方，三心二意地四处张望着。

李中心走上前敲了敲门，里面的女人说：“进来。”

他回头朝张娑招招手，张娑很不情愿地走过来，跟他一起走了进去。

这个女人站了起来，探询地看着面前的两个人。她的长发很长，戴着近视镜，透过镜片看，两个眼珠鼓鼓的。她穿着一件白毛衣，有点脏。

“请问，你是兽医吗？”

“我不是。你们是谁？”

“我是兽医的网友，她约我来的。”

“哦，兽医是我老公，他出差了。”

李中心一下就卡了壳。张娑也愣住了。她顶了顶李中心的腰，小声问：“你说的兽医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李中心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那个长发女子，说：“是女的啊。”

张娑生气地说：“你连男女都没搞清楚，就千里迢迢来见面！”

李中心一下想到了什么，就问：“刚才那个男人……就是兽医？”

长发女子眯着眼睛问：“哪个男人？”

李中心说：“光头，刚才，他在这里糊纸人。”

长发女子不高兴地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嘛，兽医出差了！刚才那个男人不是兽医！”

李中心说：“那他是……”

长发女子冷冷地白了李中心一眼，坐下去继续糊纸人，丢出一句：“他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李中心想了想说：“抱歉，打扰了。”

这时候张娑已经走出了门，李中心随后也走了出来。

张娑嘟囔道：“这算什么事！”

李中心说：“骗子……”

张娑说：“这个寿衣店肯定有问题！”

李中心回过头，不安地朝14号那扇窗子看了一眼，说：“我们赶快离开！”

接着，两个人四处张望，寻找出租车。这条小街很偏僻，没有一辆车驶过。其他的店铺都黑着，只有那家寿衣店亮着幽暗的灯光。

张娑说：“这鬼地方，怎么连辆车都没有……”

李中心似乎想到了什么问题，低头在思考。

张娑把头扭向他，说：“你想什么呢？到底怎么办啊？”

李中心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她，突然冒出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先前那个光头男人和后来的长发女人是同一个人？”

张娑哆嗦了一下。

“不会吧？”

“你再回忆一下……”

张娑想着想着，眼睛一点点瞪大了，过了半晌，她终于挤出一句话：“没错，他们是同一个人！”

回到宾馆，两个人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

李中心想不明白，如果那个光头男子和长发女子是同一个人，那么，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她）为什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转换装扮，一会儿变男一会儿变女？他（她）为什么神神叨叨，不承认自己就是网上的兽医？

“不管他（她）是男是女，明天一早我们都要离开。回去之后我就把他（她）从QQ上删除，永远不再联系。”李中心说。

“以后你少上网！”

“我后悔了……”

“那就对了，网上认识的人，没几个正常的！”

“我后悔把电话留给了他（她）……”

“什么意思？”

“万一……”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响起来。两个人都惊了一下。李中心看了看张娑，朝电话努努嘴。

张娑迟疑了一下，伸手接起来：“喂？喂？喂……”

她放下电话，说：“没人说话。估计是按摩的，一听女人接电话就装哑巴了。”

李中心盯着那个电话，半晌才说：“但愿是按摩的。”

过了几分钟，电话又响了。这次，李中心接起了电话。

里面无声。

李中心问：“谁？”

对方说话了，声音很轻：“我是兽医——你别叫嚷——你今天见了我两次……”

“你……”

“告诉你，我家寿衣店几个月前出了点事……”

“什么事？”

“你看到我那些纸人了吗？几个月前，不知道怎么回事，丢了一具纸人。过去，她一直站在角落里，紧挨着花圈。没有人会钻进寿衣店偷一个纸人，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

“她自己爬出窗子，逃掉了……”

“谁？”张娉警觉地问。

“嘘……”李中心伸出手指，示意她别插话。

“我后来算了一卦，你猜，我看见了什么场景？——我看到她了，她在天上飞，朝东北方向飞去……”

“东北？”

“她飞向京城，在午夜落在东直门一带，幻化成人形，找到了你……”

“啊！”

“我再提醒你，你别叫嚷，你现在——很危险！”

“你具体点！”

“昨天，我在QQ上看你视频的时候，你背后站着一个人，她很像从我家店铺出走的那具纸人！接着我给你算了一卦，这个纸人将在14日要你的命，因为只有这一天，你命中的四位守护神缺席。”

李中心的大脑似乎不会转弯了，他在努力地想，昨天他和兽医聊天的时候，谁站在他的背后……想着想着，他猛地转过头来——张娉正眯着眼睛盯着他。

是张娑！

他避开她的眼神，慢慢转过身子，迅速回想张娑这个出现了三个月的女子——他在网上认识她的时候，她叫“树精”。纸来自于木……

兽医在电话里继续说：“今天你带她来我家寿衣店，不管她怎么变化，我一眼就认出她，她就是我家丢失的那个纸人！”

李中心想起来，张娑第一次看到纸条上的地址——纸村14号的时候，表情有些异常；当他要带她走进那个寿衣店时，她两次都表现出抗拒的样子……

兽医又说：“她肯定记得，我是她的制造者。我担心她害我，在你们离开之后，我马上戴上了假发和眼镜，扮成了女人……”

“你是……男的？”

“你别说话！我是男的。”

“那你在网上怎么说你是女的。”

“我在生理上是男的，在心理上是女的。等我赚了钱就去做手术。”

“那我现在怎么办？”

“你看看，她的嘴唇是不是很小？”

李中心又一次转过身来，张娑还在背后盯着他，眼珠一动不动。她的嘴果然很小，和寿衣店里的纸人一模一样。

兽医在电话里低低地说：“你再看看，她的嘴唇是不是很红？那是正常的血色吗？是不是更像画上去的？”

李中心盯着张娑的嘴，那果然不是正常的血色，而是颜料！

“你总看我干什么？”张娑说话了。

李中心再一次避开她的眼睛，转过身来。

“另外，你试一试，如果她是那具纸人，应该害怕火和水。若是这一点确定，那你赶快想办法除掉她，先下手为强！”

“怎么……下手？”

“趁她睡熟，放火烧了她。只有这样，她才会消失。切记。我挂电话了。”

李中心木木地放下电话，房间里房间外一片死寂，这个宾馆似乎只住了他和她两个人。